

二程語錄
四



二
禮
經
集
說

錄語程二

(四)

輯編嘉朱

王雲五主編
羣書集成初編

二 程 語 錄
四 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編輯者

朱

熹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河南路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印書館

平

二程語錄卷之十六

外書

朱公掞錄拾遺

性靜者可以爲學。淳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淳

忠信爲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淳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正

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己物。淳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常如何爾。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

去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舅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也。

陳氏本拾遺

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無知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子孟子則可見矣。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

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何如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

子只爲他信。使自然思量到也。此一段前田本。

程氏學拾遺

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殺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合葬。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

羅氏本拾遺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尙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胡氏本拾遺

明道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心敬則內自直。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思慮不得至於苦。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人之多聞識。卻似藥物。須要博識。是所切用也。

爲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著利害。便不是。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閒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閒事也。尹子親注云。此一段可疑。

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

伊川在經筵。已聞上盥漱噴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胷中。須如風動竹。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於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有人疑祖殺其父則告之。其罪如何。律孫告祖當死。此不可告明矣。然則父殺其子如何。律徒一年。以理考之。當徒二年。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專殺之。是違制也。違制徒二年。

吾嘗見一貴人。吾進退以禮。而彼巍巍其自視也。惟恐不中節。豈不勞哉。

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問不動心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主。使心不動。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春秋有三傳及三本正經。共是六本。書子糾事。五處皆言糾。獨左氏言子糾。且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後言子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非如建成既爲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徵去建。

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也。

鮮子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足爲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嘗見鄒至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至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至完卻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子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卻問曰：尋常說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潁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卻神祠廟宇，人始知爲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爲善之具。又震澤語錄云：伊川問學者：顏子所樂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至完曰：吾雖未識伊川面，已識伊川心。何其所造之深也。

別本拾遺

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此段見行狀，無上曰朕未之見也一句。

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卽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此一條已見於大全集，然頗有缺誤，故復出此。

崇寧黨禁方嚴，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南方學者曰：苟能尊所聞，力行所知，則可矣，不必及門也。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志力行而不知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之，夫子有所指而言

之也。時范公在溫公通鑑局中。

游氏本拾遺

問文中子圖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

問管仲設使當時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肯死否曰董仲舒道得好惟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蟻蝨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舊先兄嘗見一蠍不忍殺放去頰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伊川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爲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爲備

仁在己讓不可也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讓

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春秋錄拾遺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元年標始年耳。猶人家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惟可尊周，孟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公羊說春秋書弟謂母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知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

桓宣與聞乎弑，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即位，又以見季氏制之也。

蒯瞶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其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大全集拾遺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桀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

謂之和。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劉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問星辰曰。星是二十八宿。辰是日月五星。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爲。必得於師傳也。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天理也。此賢人之事也。

惟聖罔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閒。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煞到上面也。

先生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尙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卻處。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敗。

趙襄子姊爲代國夫人。襄子旣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距戰是也。身爲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義不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殺弟也。代國夫人殺賊也。

陳實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道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日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更有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篡其位。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啓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兄篡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以爲聖明之主。不可會也。太宗與建成史所書卻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篡。若是則今後父有事。安敢使其子。

觀大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如游酢楊時等。二三人游其間。諸人遂爲之警動。敬而遠之。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頃在蜀。與二使者游二峽。使者相強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

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毋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閒人游。若錚客。當時竟不乘轎。亦不留名。村酒肆。要之蠶米麥。聚閒人。妨農工。致辭訟。藏賊盜。州縣極有害。

今人居覆載中。卻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卻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凡人有斗筭之量。有鍾鼎之量。有釜斛之量。江海亦大矣。然尙有限。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至少不虛。凡人爲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卻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爲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室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與使動。又干他自分甚事。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卦可了。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一箇自私姦點。閉眉合眼。林閒石上。自適而已。

明言吾理。使學者曉然審其是非。始得。

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雖赦不原。爲其罪重也。及至釋氏。自古至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原釋祖只是一箇姦點。亦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譬喻。其徒識

卑者得入於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爲幻妄。而謂有天宮。後亦以天爲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若使人盡爲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以致翦帛爲衲。夜食欲省。舉事皆反常。不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奈何不下。

時氏本拾遺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人。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

或問。記曰。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母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言。若推此心保民。設不中其所欲言。亦不遠。因說昔楊軾爲宣州簽判。一日差王某爲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產。軾疑其杖直。便決替了。赤子不能言。尙能中其欲。民能言。卻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卽道也。又何從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子言四方。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或問劉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疏遠小臣。一旦欲以新開舊難矣。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

自一身以觀天地。

李朴字先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口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亦不如焞。先生歡然曰。各中其病。